

10

王光祈譯

庚子
統帥聯

瓦德西拳亂筆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庚子聯軍統帥
瓦德西拳亂筆記

目次

一九〇〇年（按此段乃瓦氏後來追記者其中所述係是年八月七日奉詔赴華至八月二十三日乘船離歐為止）	一
八月二十五日之報告（時在 Sachsen 船上譯者按此類報告皆係瓦氏所上德皇之奏札 惟原文既稱爲『報告』二字故仍照原文譯之以存真相）	二
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來電（係在波賽奉到）	四
八月二十六日之報告（時在 Sachsen 船上）	六
九月十八日之報告（時在香港）	七
九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皇帝來電（係在上海奉到）	九
九月二十五日之報告（時在 Hertha 巡洋艦上）	一一
九月二十九日之報告（以下皆在天津）	一四

十月五日之報告	三十
十月七日之報告	三五
十月九日之報告	三九
十月十三日之報告	四四
十月十七日之報告 （以下皆在北京）	四七
十月二十二日之報告	四七
十月二十六日之報告	四八
十一月三日之報告	四九
十一月九日之日記	五〇
十一月九日之報告	五〇
十一月十一日德皇威廉第二自柏林親筆書寄瓦氏之函	五二
十一月十二日之日記	五三
十一月十四日之報告	五三

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記	七四
十一月二十日之日記	七五
十一月二十日之報告	七五
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七八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日記	七八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報告	八一
十一月二十五日之日記	九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報告	九一
十一月二十九日之日記	九三
十一月三十日之日記	九三
十二月四日之報告	九五
十二月八日之日記（按此段日記因與上列四日關於天文儀器糾葛事件之報告有關故原 書將其提前附印於後）	九五

十一月五日之日記	一〇八
十一月六日之日記	一〇八
十一月七日之報告	一〇九
十一月九日之筆記（按此文不屬於『日記』之中係瓦氏另外特別記述者）	一一〇
十一月十日之筆記	一一〇
十一月十二日之報告	一一〇
十一月十三日之日記	一一〇
十一月十七日之日記	一一〇
十一月十八日之日記	一一〇
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記	一一〇
十一月二十一日之日記	一一〇
十一月二十二日之報告	一一〇

(天)

十二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一四
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日記	一五
十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記	一九
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報告	二九
十二月三十日之日記	三〇
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之日記	三一
一月三日之日記	三二
一月五日之日記	三三
一月六日之報告	三四
一月六日之日記	三五
一月十日之日記	三七
一月十日德皇來電	三八
一月十一日之報告	三九
	一〇

- 一月十六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十七日之報告 一三
一月十八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十九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二十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二十一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二十二日之日記 一三
一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一三
二月一日之日記 一四
二月三日之奏議（論瓜分中國事） 一四
二月四日之報告 一四
二月十日之日記 一四
二月十一日之日記 一四
二月十二日之日記 一五
（天） 一五

一月十五日之日記

(六)

一月十六日之日記

一五三

二月二十一日之報告

一五四

二月二十五日之日記

一五五

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記

一五六

二月二十八日之日記

一五七

三月一日之日記

一五八

三月二日之日記

一五九

三月五日之日記

一六〇

三月八日之日記

一六一

一月十九日威廉皇帝由柏林致瓦氏之信（按此諭似在三月間接到故書中將其列
在三月八日之後）

一六二

三月九日之報告

一六四

三月十一日之日記.....

一六七

三月十三日之日記.....

一六七

三月十八十九兩日之筆記（時在Kaiserin Augusta 艙上按瓦氏曾往遊青島一次此段

一六七

係在歸京途中煙台大沽之間所記.....

一六七

三月二十日之筆記（以下仍在北京）.....

一六九

三月二十一日之筆記.....

一七一

三月二十一日之報告.....

一七三

三月二十三日之報告.....

一七四

三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一七五

三月二十四日之日記.....

一七六

三月二十三日恭上德皇之電奏.....

一九一

三月二十六日德國國務總理復瓦氏之電.....

一九一

三月二十六日之日記.....

一九一

三月二十八日之報告	[六〇]	(六)
三月二十八日之報告	[六〇]	
三月二十八日致參謀總長 Schlieffen 伯爵之函	[八三]	
三月二十八日之日記	[八七]	
四月一日之報告	[八七]	
四月一日之日記	[八九]	
四月四日之日記	[九一]	
四月六日之日記	[九一]	
四月七日之日記	[九一]	
四月八日致德國駐京公使之函	[九一]	
四月八日之報告	[九一]	
四月十日之日記	[九一]	
四月十三日之日記	[九一]	

四月十五日之日記	一七
四月十六日之日記	一九
四月二十日之報告	一九
四月十八日之日記	二〇
四月十九日之日記	二〇
四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二四
四月二十五日之日記	二四
四月二十六日之日記	二五
四月二十七日之日記	二五
五月三日之日記	二六
五月五日之日記	二八
五月六日之日記	二九
五月十日之日記	二九

(天)

五月十二日之日記	二〇九
五月十三日之日記	二一〇
五月十六日之日記	二一三
五月十八日之日記	二一三
五月十九日之日記	二一六
五月二十日之日報告	二一七
五月二十日之日記	二一八
五月二十一日之日記	二一九
五月二十二日之日記	二二〇
五月二十三日之日記	二二一
五月二十五日之日記	二二〇
五月二十六日之日記	二二一
五月二十七日之報告	二二二

五月二十七日之日記	三三
五月二十九日之日記	三三
五月三十日之日記	三三
五月三十一日之日記	三三
六月一日之報告	三四
六月二日之報告	三六
六月五日至八日之日記（時在 <u>華</u> 赴 <u>日</u> 途中之 <u>Herha</u> 艦上）	三八
六月十一日之報告（以下皆在日本東京）	三八
六月十二日之報告	三九
六月十四日之報告	四〇
六月二十一日之報告（時在 <u>長崎</u> ）	四一
六月二十二日之報告（時在 <u>長崎</u> ）	四一
六月二十四日之報告（時在 <u>Gero</u> 船上）	四一

目 次

八月五日德皇致瓦氏之函

(天)

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報告(時在德國 Hannover).....

二三九

庚子聯軍統帥 瓦德西 Waldersee 拏亂筆記

一九〇〇年

八月初間，與吾馬利亞滯居於 Neverstorff，七日方欲由彼處前往 Berches gaden，忽奉皇上電旨，任余爲東亞高級軍事司令 Oberbefehls haber，並諭立刻前赴 Wilhe lms höhe 謁見。聞命之下，一時驚喜惶恐交集。吾妻之賢慧美德，是日又復充分表露。當其御召初來，恰有如霹靂一聲，使伊爲之震顫。但一轉瞬間，伊又神色安定，深信上帝必能始終保佑。倘使吾妻相愛之情，猶有再行增進之可能者，則此短聚之十四日間，實其時矣。伊盡力設法使余勿過感別離之苦；此種態度直至 Neapel 碼頭分手之時，伊猶能強自保持也。八日余到 Wilhe lms höhe，皇上待余極爲優渥，並偕余散步半鐘，討論當時局勢。皇上告余，彼自始即欲促成在華列強共同動作，幸而列強方面，亦漸漸有此省悟，非共設一位聯軍總司令，其勢難期最大勝利。未幾，首得俄皇方面同意，贊成余爲聯軍總司令。皇上對於此次對俄交涉勝利，似極爲得意，並信其他列強，亦將次第贊成。

但余不知奧大利意大利日本三國之同意，究竟何時可得；是否現刻已經徵得，或須待至十七日余再到 Wilhelms höhe 謁見之時。此外法美兩國方面，至今尙無回電。英國方面則正在接洽之中。以日本或美國擔任總司令一職之事，自始即認為萬不可能。奧意兩國則以其所負軍事責任之少，在華利益之微，不復提出此項要求。只有俄英兩國，自信具有擔任斯職之資格；但彼此均不願相讓；而且當時亦無人希望英國擔任總司令一職，因英國在 Buren 戰爭一役，英軍名譽損失不小，故也。若法國方面擔任斯職，雖不免英國出來反對，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不過據余所知，法國方面實未嘗提出此項要求；如其有之，余信皇上或將承認。至於現在總司令問題之解決，實歸功於俄皇之迅速決斷。（俄國大臣） Kuropatkin 本人，雖欲謀得斯職，但英國方面決不承認。現在此間以為北京各公使館已與外界完全隔絕。大家多疑大禍業已實現；所有全體外人已為中國『仇教主義』之犧牲。皇上對於此事，曾特別注意討論，並立誓報復斯仇。皇上每聽旁人竊議，『中國政府對於此種過激行爲，或終有所畏而不敢出；北京各使館人員，或尙生存，亦未可知，云云。』輒怒形於色，不以為然。皇上以為法美兩國必能贊成。

德國方面擔任總司令一職。皇上又令德國海軍，亦復歸余指揮。此事於余極為有益。但海軍大臣心中，似不以此舉為然。彼以為將來內部必發生許多爭執；蓋德國陸軍與海軍，同歸一個司令調遣者，此次似屬於創舉，故也。所幸者當時除 V. Hahnke 將軍外，Schlieffen 伯爵，Senden 及 Diederichs 兩位海軍提督，亦適在 Wilhelms höhe，對於司令部組織事宜，得以彼此直接討論。

余之出發，以愈速愈妙，故決定乘二十二日由 Neapel 開駛之 Sachsen 號海輪前往。皇上發諭廷臣，代為預備一切。我們於九日到柏林準備行裝，並到各部（陸軍部，海軍部，尤其重要者為外交部）接洽一切。十一日復往 Hannover，料理房屋，並準備將來如或不能再歸之手續。十五日再到柏林，召集總司令人員會議。十七日正午，復赴 Wilhelms höhe 辭闈。十八日晚間，復回柏林。二十日早晨到 Anhalter 車站。

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辦事情形。當時國務總理適在俄國滯留，對於中國問題，無法向其諮詢；而且彼對於此事，似亦毫無興趣討論。至於外交大臣 Bülow，則其時正住 Norderney。皇上曾因 Metternich 之傳介，與彼常有電報往來，但亦未被徵詢。所有